

玛丽·瑞奇 / 卡洛尔·卓丝 合著

郑凤珠 译

我控诉

邪教神魔误我一生

evil
web

北京出版社

作者小记

这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件真人真事。

本书以受害人玛丽·瑞奇的亲身经历为主线，反映了她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理解及想法。人物、事件及对话均采自她个人的回忆、相关人物的访谈、调查报告、法律文件、信件、私人资料、媒体报道以及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为保护隐私权，作者改动了一些人的名字、特征及他们的关系，另外也更改了一些地名。除了一些细节稍做修改外，其余均为真实事件。

献给世界上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许多恐惧向我倾巢来犯，
宛如狂风吹刮我的灵魂，
我的幸福如同灵魂一扫而净。

《圣经约伯记》

目录

楔子		1
第一章	毒蛇现身伊甸园	9
第二章	毒蛇张嘴现利牙	32
第三章	身陷魔网	54
第四章	塔托拉惊魂记	79
第五章	冥顽不灵	100
第六章	邻居斗法	113
第七章	曙光初现	135
第八章	相逢似梦中	140
第九章	分道扬镳	159
第十章	枷锁与自由的彷徨路	179
第十一章	法庭风暴	202
第十二章	午夜梦回时	219
第十三章	正义之声	231
尾声		237
后记		240

楔子

我在小房间里，全神贯注地面对墙壁一动也不动，双手在背后交叉，几乎不敢呼吸，我已经那样站了好几个钟头了。汗珠在身上凝结成串，从头上顺着鼻子、胸前、大腿流下，这些小水珠刺得我浑身好痛。

我很生气自己居然会想要动，想要擦掉身上的汗珠，想要转过身就跑！我向上帝说：“上帝帮帮我，帮我学会顺从，拯救我脱离罪恶。”

不晓得哪里轻轻响了一下，我知道“家人”被吵到了。我偷偷瞄了旁边一眼，只见衣服空荡荡地吊在衣架上，看起来真像警醒的卫兵一样，等着我不小心移动，然后他们好过来抓我。因此我屏气凝神，虽然觉得头很晕，可能会昏倒，却动也不敢动。

我如同在迷雾中摸索，注意力和眼睛都被蒙蔽，浑身动弹不得。这是4月的某一个星期六早上，大约8点钟左右，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时间。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白天、晚上为何物了。

这间阴暗的小房间位于佛罗里达州乡间的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置身当中，我只觉得双脚麻木无力，全身又

热又痛，永远有挨不完的痛楚以及饥渴。不给吃喝是一种惩罚，不过其他时候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家里有太多嘴巴等着吃饭，但我们总是穷得不得了，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原来刚才的声音是厨房里的碗盘发出来的。我轻轻吸了一口气，一阵香味顺着鼻孔飘进来，让我忍不住流下口水。是咖啡！在饥火中烧之下，我偷偷移动了一只脚，再移动另一只脚。汗水跑进眼睛里，刺痛不堪，眼前一片模糊。我小心抬起手来，擦掉脸上的汗水，然后再放回背后握紧，这是他的命令。我安慰自己，不会有人看见我小小的违规的。

我闭上眼睛，再次用心祷告起来：“亲爱的上帝，让我了解自己做错的事，助我成长。让我能够再次得到隆恩的欢心，帮我度过这段惩罚。”

如果我保持一动也不动，今天早上我可能就不会挨打，而且有东西吃，说不定还可以离开小房间。如果我的耐力够的话，凯特妮可能会把我叫到厨房吃一碗凉的、没有味道、又粗又黏的燕麦粥。不过这就够了，天哪，这样就很好了。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短暂拥有宝贵的自由，有机会坐下，暂时脱离饥饿啃噬胃部的痛苦。

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快一个月了，这个小小的房间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偶尔获准睡觉，我便倒在地板上就

睡。隆恩很喜欢把我关到小房间里作为惩罚，在他老婆和其他大人没看见，小孩也不敢好奇地偷看时，他会溜进来，轻轻关上门，然后在我耳边小声嘶哑地叫我躺下来，在我脱掉所有衣服之后，为所欲为。我就像他的傀儡一样任其操纵。

那天，我心中竟妄想着自己可以被原谅。身上这件家常的羊毛衫都已经好几天没洗了，希望今天可以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

有时候我也会自己跑到小房间去避难，不过对我而言，这间小房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我的牢狱而非避风港。在永无止息的鞭打或羞辱之后，双脚和背部的痛楚是如此真实。

忽然间，门被甩开了，隆恩的走狗凯特妮走了进来。她说：“是隆恩叫我来的。”她开始用一条园子里摘来的干叶柄在我的腿上用力抽打，叶子上还长满了尖尖的小刺。她一挥动，叶子就呼呼作响，在我赤裸的双脚上留下既深又密的抽痕。

我忍不住叫痛，求她：“住手，求你了！别再打了，喔，我已经悔改，以后一定会乖乖的。”我不断发誓，“我会服从，让上帝高兴，遵从它的旨意。”我一趔趄坐在地板上，对着墙壁，身体蜷缩成一团保护双腿，低声啜泣。她意犹未尽地在我的背上又加了几鞭。不知道过了多久，她终于住手了。

“站起来，”她咆哮着，“面对墙壁站着！”我实在站不起来，但我知道如果不从命，鞭打的悲剧就会重演。地毯上都是一点一点的鲜血，有的是今天早上的，有的则是旧的——这证明了凯特妮对隆恩的命令是如何全力以赴。我撑着膝盖，又肿又疼的双脚勉强站起来，两手放到背后，对着墙壁低声啜泣。

“站好反省自己的罪行！”然后她就走了，连门也没关。我知道，除了被释放或另一顿毒打外，我都得一直站在这里。

伤口没那么痛了，但我已累得快站不住了。然后，一声“乒乓”，从前面传来一阵猛烈的敲打声。一阵剧痛从脚上传来，我忍不住叫了出来。一瞬间，房子里多了一阵跑步声。几个孩子跑了进来，躲到我后面寻求庇护。每次有人来，隆恩总是叫孩子们躲起来。孩子们不发一语，房间里只剩下大家零乱的呼吸声。我们按照指示安安静静地站着。我听到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急，然后是一阵模糊的叫骂，好像是叫隆恩赶快开门。我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转身，只竖起耳朵听。“滚出来，出来看看谁来了！”隆恩嘶哑的命令声从房间外虚掩的安全门传来。我听到后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大厅里传来一阵轻声细语的商量，然后是隆恩小声的命令：“把玛丽带到这里，快把玛丽带出来！”

“老天，”我低声祈求，“天哪，不要找我，现在不

要。”但凯特妮早已进来，她抓住我的手臂，把我的头扭过去对着她。

“出来！”她牢牢盯着我，小声叱责，“隆恩叫你去，到客厅里，快。”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她把我推出房间，我一路跌跌撞撞到了客厅。隆恩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不时小心探头看窗外的动静。他向我投以责怪的眼神，漆黑的眼珠子里闪耀着怒火。我的心脏和胃害怕得紧缩起来。

“你丈夫杰克和我儿子罗杰来了，他们要找你。”

我还来不及意会他的话，门外又有人大声敲门，咆哮着：“开门，开门，我们要和你谈谈！”我努力想了解到底出了什么事，但脚上疼痛难忍，全身冷得要命，只想转身就跑，回到温暖的小房间里，和孩子们躲在一起。从隆恩的眼神里我知道，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他都认为是我造成的，等一下肯定又是一顿毒打。恐惧传遍全身，胃又开始痉挛，我不知不觉中尿湿了裤子，觉得自己简直快昏倒了。

突然间隆恩又愤怒地下了一道命令：“出去叫他们滚，滚得远远的！”他手里握着枪，蹲在窗户下面，离大门很远。我开始走向大门，他又低声说：“不行，这个门要锁着，从后门出去！”

因为恐惧，我忘了脚上的疼痛，摇摇晃晃穿过几个大人和小孩儿，走出后门，然后跑到大门前。因为关在

房间里太久，刺眼的阳光让我眼睛快睁不开了。此时佛罗里达的艳阳早已离开了地平线，高挂在天空，带着光亮的暖意，将整座天空包围在它温暖的怀抱里。我等眼睛适应后再睁开眼，只见前院站了一堆人。一辆大货车开上草地，挡住了车道。我看到两个月前自加州离开后就不曾见面的丈夫杰克，旁边是隆恩的大儿子罗杰。杰克疯了似的拍打大门。我跑向他，越过一个理平头的、看起来像官员的人，他手里拿着无线电话，站在车子旁边。

“杰克！”我大叫，“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快走，我们不要你！”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立刻转头，紧紧抓住我的手臂。

“玛丽，感谢老天！我来是要带你和孩子们走的！我要带你们走。快！进车子里去。”他把我推向停在草地上的货车里，但我疯狂地把他推开。

“不，饶过我吧！放了我，我们哪儿都不和你去，滚开！”我得把他们赶走，远离我们，不然隆恩一定会把我打死。“快走！”我哭着求他，“求你了，你快离开，我不想和你走！”

“绝不！”他仍试着把我推向货车，“你是我老婆，里面是我亲生的小孩儿，我要把你们全带回去。你没有理由待在这里。那个人不正常，把你迷得晕头转向的，我要带你们通通离开这里，好让你们清醒过来！”

在这样一前一后的拉锯战中，我开始念一大串隆恩教我的话：“你无权决定我的生活方式！”我尖叫着，“是我自己要离开你的！杰克，你这个恶魔，你很明显憎恨上帝。我离开是因为害怕跟你这个恶魔崇拜者在一起！滚开！放过我们，我绝不和你回去，永远别想。”

杰克想和我讲道理，他柔声说道：“玛丽，玛丽，听我说，你得离开这里，带孩子脱离他的掌控。跟我走，求求你。”

这时我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又捶又打，手臂和身子扭来扭去，只想逃掉，尖叫着叫他们滚开。我的心脏在胸腔和耳膜里打鼓般跳动，眼泪滚了下来，不断嚷着：“你快走，你快走！”如果他们不走，隆恩会再打我的。我会永远离不了那个小房间，他会永远恨我！隆恩会惩罚我，上帝也会惩罚我的。

在4月里的那个不祥的星期六，杰克和罗杰想尽一切办法，想带我和孩子们离开那个情绪和心理的泥淖。但早在数年前，当我们还在加州时，隆恩·拉瑞那格就已无声无息地全面压抑我的理性，禁锢我的肉体和精神，我最需要的帮助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经过一段漫长又痛苦的岁月之后，我才能开始踏出第一步，把自己从隆恩·拉瑞那格深沉又邪恶的影响以

及不断的身体、心理和性虐待中解脱出来，恢复理智。之后又过了两年我才有办法真正面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那些事，然而可憎的事实已无法挽回。我的下半辈子注定要不断寻找自己真正的灵魂，永远追问：事情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第一章 毒蛇现身伊甸园

自从刚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很想确认自己的宗教信仰。我来自加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上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上主日学。不过在我们家，宗教一直不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周日和圣诞节，父母平日对此一直都相当冷淡。

但我被上帝深深吸引，想要多多认识它。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对我而言既神秘又充满吸引力。我们家附近住的都是墨西哥天主教徒，我开始对他们的教会产生了好奇心。大约9岁时，我便爬上教会对面空地里的胡椒树上偷看。透过绿色的叶片，我可以看到敞开的大门里金光闪闪，还有细致的雕刻，烛光闪烁。这种景象真让人兴奋不已，我很想看得更清楚点。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偷偷溜了进去。我蹑手蹑脚地穿过几排围着黑色披肩、手持念珠祷告的女人，静静坐到第一排的长板凳上，准备一旦被发现是个冒牌教友后，被赶出去。我的心脏扑通跳个不停，但幸好没有人留意到我。我仔细看了一下四周，几个巨大的雕像身前燃着象牙色蜡烛。其中一尊雕像身前蜡烛最多，她穿着美丽的蓝色长袍，

我知道这应该就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丽亚，我就是用她的名字给自己取名的。接下来看到的是祭坛上巨大的十字架，我开始觉得目眩神迷。他的手脚上钉着钉子，血从头上的荆棘冠流下来，胸前的伤处满是血痕。我对这样可怕景象又怕又爱看，一想到他受这么大的苦，就不由自主地大哭了起来。我不断磕头祈祷，告诉基督和圣母我如何爱他们，多么后悔自己所犯的罪招致他们的苦难。“我做牛做马也会永远侍奉你们。”我喃喃自语着。

在那天，我决定此生都要敬爱耶稣，全力侍奉他。我对家里没有宗教深度觉得相当失望，他们不仅对此相当漠然，而且完全不愿改变。

几年后，我12岁那年认识了葛瑞丝·艾雷克西斯一家人。葛瑞丝和我是同学，他们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很快成为密友，我常常会到她家去。她家人属灵信仰的力量深深打动了，尤其是她父亲，这位一家之主是个严谨而不妥协的人，他每天晚上饭前都会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永远不要怀疑上帝的话”。他那洪亮而低沉的声音和严厉的眼神让我们敬畏不已。在他们的影响下，13岁那年我也正式宣誓终生效忠耶稣基督，成为新生的基督徒。不久，他们家因为父亲调职的关系，举家迁移，让我现有的这一切似乎在一夕之间成为泡影。

接下来的几年我一直渴望满足自己的宗教热情，得到和葛瑞丝一家人在一起时的那一小段美好时光。我谨遵葛瑞丝父亲的教诲，对哥哥姐姐们的生活方式感到不屑，也无视于父母的关怀。我的高中生活完全与音乐、跳舞、约会等活动绝缘。我参加了五旬节聚会与读经班，不断祷告，心里决定未来的家庭一定要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谢绝肤浅的世俗享乐并无条件遵从上帝的指示。

到了18岁，我已长成一个身材高挑又苗条的红发女子。在大学时代我近乎着魔地寻求宗教体认，家人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对我这个年纪而言实在太严肃了，他们一直劝我收敛一点，好好享受青春时光，但我却一意孤行，只想追寻卓越完美的属灵生活。

20岁那年我嫁给了同学杰克，他是个高大又严谨的黑发年轻人，当时他正在上夜校，预备将来当老师。我在怀第一胎时就休学了，22岁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个是快两岁的菲利浦，还有一个是仍在襁褓中的露易丝。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隆恩·拉瑞那格在5月里一个下雨的礼拜天，闯入了我们的生活。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教会里，我们做礼拜时，他和太太、小孩就坐在我们正对面的长椅上。我注意到他一坐下就立刻打开圣经，逐句搜寻，然后全神

贯注地读经文，从头到尾都是如此。他偶尔会看看牧师，然后立刻回到圣经上，我很好奇他如何能对上帝的话如此全心全意，即使是牧师在讲话，他也充耳不闻似的。他的太太看起来也和他一样专心。三个小孩儿在两旁安静地坐着，太太的腿上还有一个表情严肃的婴儿。他们一家人是如此的宁静安详，让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眼睛舍不得离开他们，不能分心照顾我那静不下来的小孩儿，也无法聆听礼拜。我们那两个小孩儿老是在窃窃私语，像虫子一样扭来扭去，逼得我和杰克不得不出声嘘他们。只要我望向对面，不管什么时候，拉瑞那格家的小孩从来不动也不出声，真叫人难以相信。

礼拜结束后，大家都到隔壁的交谊厅去，隆恩老早就已开始在一群年轻的夫妇间发挥他的影响力了。他的身材中等，拥有强健的体魄，黑色长发中分，往后梳得整整齐齐的；锐利的眼珠像深不见底的大海，透过金属边的眼镜向我凝视。我们一加入，他立刻就简短地介绍自己，然后回到他的见证。他向我们诉说自己转信基督教的经过，以及全家人立志余生都将追随上帝的每项旨意。当他用催眠似的声音诉说他的信仰时，他的音调变得轻柔，脸上表情严肃，眼里泛着泪光，显然他被自己的改变深深感动。“我要马上结束军旅生涯，然后决定全家搬往加州，因为我以前的一位军中长官是牧师，他就是这里人。”他很温柔地伸出手来，轻轻握住我的手，